



网络热梗应让公共表达更有温度

“我要验牌”“牌没有问题”……近一段时间，“我要验牌”这句沉寂了30余年的电影台词成为网络热梗。在社交平台上，“我要验牌”话题下的视频作品播放量突破50亿。除了网友在短视频、弹幕中的使用和二创，“湖北禁毒”“济南公安”“镇江文旅”等官方账号，更是借该梗进行普法或文旅推介。

“我要验牌”，出自1991年香港电影《赌侠II之上海滩赌圣》，原本只是一句依附于人物表演、口音特色和喜剧情境的碎片台词，没有特别深意。可是，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中，它被重新唤醒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博弈类场景或需要核验凭证的语境，引申为要求展示完整信息或验证真实性的行为。

网络热梗的起点往往是简单直接的趣味，足够轻松好记，在海量信息中容易被记住。“我要验牌”的翻红，始于一场偶然的二次创作——网友把游戏里的有趣画面和这句台词搭配在一起，无厘头的效果立刻引发共鸣。随后，模仿语气、套用声音、剪辑视频等内容不断出现，平台的推荐机制又让更多人看到相似内容，原本小众的影视片段，就这样变成大众乐于传播的网络符号。

在快节奏的网络生活中，人们没有太多精力去理解冗长的信息，更倾向于使用简单直接的表达。“我要验牌”台词简短有力，节奏鲜明，读起来顺口，模仿起来简单。在春节前后聚会增多、娱乐活动密集

的场景中，这种直观、好记的表达，不管是线上互动还是线下聊天，都能自然用上。同时，使用网络流行语，还能获得无需思考、随手就能参与的乐趣，这是包括“我要验牌”在内的所有热梗得以传播的基础。

有趣、新鲜，能吸引眼球，但不一定能流行起来。“我要验牌”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开来，还因为在趣味之外，慢慢长出了丰富饱满的情绪，完成了从有意思到有情绪的关键转变。

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和应用场景的扩大，“我要验牌”渐渐脱离原来的语境，被网友赋予新的情感内涵和情绪价值。它不再只是一句玩笑话，而成为表达不服、疑惑、求证、辨别真假的温和载体：面对不合理的结果可以说“我要验牌”，心存质疑时可以说“我要验牌”，想要较真求证时也可以说“我要验牌”。这种表达温和且有立场，不尖锐不冲突，刚好符合当下网络交流的氛围——既能说出心里的想法，又不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。拆解这句话的语义结构，更能看懂其强大的延展性：“我”凸显主体意识，“要”强化态度与诉求，“验牌”则代表核验、求证、辨伪，三层含义叠加，让它天然适配所有带有不确定性、戏谑感与求证目的的场景。

在日常交流中，“我要验牌”更像一种默契的信号，使用同款热梗的人，能快速感受到彼此处在相同的文化语境里，可以轻松拉近关系。这种能够连接情绪、拉近关

系的作用，让“我要验牌”这一热梗的使用场景不再局限于娱乐视频，而是渗透到线上互动、朋友聊天、日常对话等各个角落。从只为好笑，到能够传递情绪，“我要验牌”完成了自我升级，不再是转瞬即逝的网络碎片语言，而是成为人们表达自我、连接他人的日常用语。当一种流行语能够准确接住大众的真实情绪，它就拥有了走出网络空间、进入更广阔场景的可能，也为下一步走向更有价值的公共表达打下了基础。

过去，公共信息的传播方式，常常因为过于严肃和正式而显得生硬，不容易被人记住和接受。而用大众熟悉的热梗来包装内容，能够弱化距离感，让严肃信息变得亲切易懂。因此，文旅账号借“我要验牌”制造城市传播的话题感，吸引更多人关注城市特色；政务宣传用“我要验牌”软化语气，让普法内容、安全提示等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。当“我要验牌”出现在文旅宣传、政务传播等领域，它不再只是网友之间的玩笑，而成为轻松连接大众与公共信息的桥梁。这种转变，不是简单的蹭热度，而是让网络语言在公共场景里发挥实际作用，让信息传播更生动、更高效。

旧的文本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被重新使用，不是重复过去，而是在当下的生活里找到新的意义。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判断一个热梗能走多远，不能只看它一时的热度，还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新的场景，承担新的表达功能。只靠模仿和

重复的热梗，很快会让人感到乏味；而能够适配不同场景、满足不同表达需求的热梗，才能在不断使用中保持活力。“我要验牌”正是因为走进了公共生活，拥有了实际的表达价值，所以才摆脱了单纯娱乐，成为更有传播力的流行语。

从翻红到流行，“我要验牌”可谓当下网络热梗生成与传播的典型样本。它始于简单的趣味，靠轻松好记被大众记住；进而承载真实的情绪，成为人们表达心情、拉近关系的日常语言；最终融入公共场景，变成有实际价值的表达工具，完成了从有意思到有情绪再到有意义的进阶。这三层进阶，可以很好地解释：为什么有些热梗只能火一阵，而有些却能走得更远——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，从来不是靠一时的流量，而是看它能不能贴近人的感受，融入人们生活，回应真实需求。

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今天，网络语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。旧的台词可以翻红，普通的话语可以流行，背后都是大众对轻松表达、真诚沟通、有效连接的现实需求。“我要验牌”或许不会一直红下去，但它所展现的规律值得我们关注。总之，真正好的网络流行语，始于趣味，承于情绪，终于价值，其既能给人带来快乐，也能传递情绪，还能让公共表达更有温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网络热梗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，还是一个观察网络文化与公共表达的窗口。 据《光明日报》

被定格的大同人文精神底色

一场以“千年风云过 烟火最平城”为主题的摄影展已过去，但在不少大同人心中回味悠长。

展厅内古今之融、奋斗之魂、文化之根、活力之态、巷陌之欢、时代之潮……六大版块的作品内容前后连贯、浑然一体，既讲大同的历史，也谈如今的发展；既有平凡人的奉献，也见能源之城、算力之城、文化之城的收获；既品得着古城轴线里坊结构下的老街古韵，也瞥得到青春活力的千禧一代在城市中穿梭跃动的身影，每幅作品都让人乍见生欢，忍不住再细细端详。

除去古城新貌的城市叙事，摄影展的精华凝结于“烟火”二字。“烟火”之美在大同的人文精神底色衬托下定格成一张张城市的剪影。跳过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展品布局，作为观众，我倒更愿意把“奋斗之魂”和“巷陌之欢”两大版块的照片合起来看，因为这两处场景恰是大同人生活的AB两面：一面是对“生”的意义最踏实的解读；一面是对“活”的滋味入目可见的慢慢品。生活大不易，“生”与“活”合起来就是这个城市最美的烟火气。身处城市大家庭里的每个人，坦然面对生活，日复一日勤恳做事，日复一日接纳消化着生活给予的酸甜苦辣。

在中国文化里，我们的人文精神概而论之可归结于“以人为本”。是以人本身的道德自觉、自律为内在，以人的主体性、能动性为外在，内驱外化而形成的精神。“人文”一词，最早可见于《周易》的《贲卦·彖传》：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这句卦象释义里给“人文”的定义是“文明以止”，意思是通过文明教化使万物各得其所。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则代指社会秩序通过文明教化来实现。纵观历史，大同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文化交



融之处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战乱、迁徙、重组曾经在这片土地轮番上演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生命有着近乎虔诚的敬畏，而这座城市也在磨砺中有了包容并蓄的特质。

“奋斗之魂”版块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次关于“生活”的具象化描述：天还没亮，环卫车就悄悄驶进小区开始清运垃圾，路灯下的一抹橙色，正是环卫工人为城市最早添上的“暖”；高高的写字楼外，“蜘蛛人”动作娴熟地进行着高空作业，玻璃幕墙渐渐洗去了一身铅华；月色皎洁，家人团聚时，两名电力工作者却在电力的“五线谱”上认真检修，默默谱写着奉献之歌；冬雪过后，白雪如棉被般铺满整个城市，在庄严的古建下，清雪的身影们早已到位，一锹一锹修整出便捷通行与银装素裹之间的美学界线……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，坚持不懈地奋斗，脚踏实地地把每件平凡的事情做好，人生必然不会匮乏。摄影展上的照片定格的可能只是这些劳动者平凡生活中的一天，组合在一起却成了大同城市烟火气的“恒温”，温暖着晨起日落行走于城市中的众人。

“巷陌之欢”版块的照片相较而言比较鲜活，也是一部实实在在的“城市起居录”：一位老者在孩子们的围观和注视下，拉开胶卷的底片，认真查看已然入镜的人像，孩子们都好奇地张望着，或许这是数字时代他们与胶片最近的一次接触；古城内，青砖、瓦片、大红灯笼间，松驰的年轻人们纷纷取景，用一组写真记录青春年华的美好；春日，法华寺里桃花

开得正盛，身着汉服的姑娘虔诚祈福，向花神许下春天的愿望；也有一家四口在桃树下赏春游玩，享受繁花似锦与春光正好的自然馈赠。这组照片恰恰和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意境相融，人与自然环境本来就是共生关系，人与万物都是天地间的组成部分。在大同的人文精神底色里，看得见的“慢”，是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。

在科技高速发展、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，人的精神和肉体如何适应变化中的变化，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可持续的消费习惯，从文化根源上来分析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，从积极的方面认识自我、肯定自我、实现自我，是人格养成的正确途径。《荀子·天论》中有言：“天有其时，地有其财，人有其治”实是告诉我们，人是参与到天地孕育万物的进程中的。修好自身与安然立于人群之中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，而是一个融入与转化的过程。以大同这个沧桑古城的变化为历史视角，以生活在这里或曾经驻留于此的人们的生活印迹为镜鉴，崇德、向善、讷言、不争、守信、平和、感恩、真诚，这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内化于心、外化于形的城市人文精神，单凭摄影展上展出的作品显然不足以全面展现、深度表达。但如果穿行于巷陌，立于人群之中，体验是相当鲜活的，感受到的对身心的滋养也是真实的。市井烟火气，最是暖人心。祝福每个在大同和来过大同的人，在得到心灵的休憩之后，充盈力量踏上驰骋千里的新程。 赵丽

这些“长寿”剧集 凭啥能活

在短剧的洪流里有这么几部“异类”，它们一部接一部、一集连一集，活成了行业里的“长寿标杆”。

《乡村爱情》拍到第十八季，刘能、赵四斗嘴斗了十几年；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一播就是20多年，堪称“广东人的电子榨菜天花板”；还有《唐朝诡事录》，没等这季更完，观众就催下一季。短剧时代，这些动辄十几季、几千集的“慢节奏选手”，凭啥还能“活”得这么精神，甚至越活越有滋味？

最扎实的理由，往往也最简单：它们成了观众生活里的一块“背景板”。观众看剧中角色，就跟看老街坊似的，知道他们的脾气、懂他们的心思，追更这事儿，也就变成了一种惯性，像是陪着这些老熟人一起过日子，这日子还是跟着咱们现实时间一起往前走的，剧情便在观众眼中多了几分现实纪录片的真实感，“这说的不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吗？”

能让观众始终放不下的，还有一个关键——它们都有自己的“人物群像宇宙”。《唐朝诡事录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它火不只是因为案子多离奇，核心是卢凌风、苏无名、费师师、樱桃这一群人，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自成一派的“小宇宙”，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单个案件，就算换个单元、换个案子，观众冲着这几个人，也愿意一直追下去。

所以说，这些作品的“长寿”，真不是撞大运。它们走的是长期主义，不追热搜、不玩噱头，慢慢便扎根在几代观众的日常生活里。

咱们观众的胃口，其实大得很，既能吃得了精致的“满汉全席”，也离不开接地气的“街头小炒”。一部作品能活下来、活得好，没有什么捷径，就一条最实在的道理：真诚一点，好好创造人物、好好讲故事，跟上时代的脚步，才能真正住进观众心里。 据“学习强国”平台